

南華真經

十



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

莊子十

一

連立

難如字

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日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

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
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
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鋏此
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
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
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
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
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
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
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
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挈女居反
槐也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

莊子

四

卷之九

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死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

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
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
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
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
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
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
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
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

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
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
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今不
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无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
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
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
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
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
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
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禮者
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
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

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着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物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

列御寇

晉茂

李張並有元字

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勸乎。

此篇言无江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宜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无外，蟬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郭象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

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

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言其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

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

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

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

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

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

卷二十一

九

東古

外自矜飾

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權輕利薄可无求於人

苟不遺形則所在是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

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

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

汝也。任平而化則无感死求而焉用之？感豫出異

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

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為小言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

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

也。夫无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在眾人者也鄭人緩也。呻吟

裘氏之地。呻吟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為儒也。祇適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

辯，其父助翟。翟緩弟名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

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當視其

良，既為秋栢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

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夫人以已

迂回馬古巨祇移反謂神祇祐之也

文成无胡字

良一作琅音浪冢也

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

梓才骨反

張文並有至字

平平又敷音反
人敷耕反

漫末豆莫干
二反

家如字李亦作
賈之作價
七音音嫁

順或作慎

頤如字又音眠

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

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
无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齊人之井飲者相粹

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无泉則无所穿无性則无

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未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况有道者乎

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无為乎其間也

古

者謂之遁天之刑

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

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无安无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眾人

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眾人也

莊子

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

不人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

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

其巧

事在於適无貴於達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理雖未必必然

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理雖未必抑而必之

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

順於兵故行有求

物各順性則足是則无求

兵恃

之則亡

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竿牘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敝精神乎蹇淺

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而

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

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

泥於解反

瘞 狂水反

坂 魚及反又五

无何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泊然无為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為知所得者細而不

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虬窮問阨巷困窘

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

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

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瘞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

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

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魯哀公問乎顏闔

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

哉坂乎仲尼坂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今飾競於仁義而彫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

辭以支為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死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莫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

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彼宜汝與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子

頤與效彼非所以養已也誤而可矣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明不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偽故施於人而不忘非

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為外

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楛楚桎梏為內刑者動與

過也靜而當則外內无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能止

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耳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

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

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言人情貌

之反有如此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為難知

耳未為殊无迹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

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正

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如而夫者一

懷環又音絢
縵武半反又武諫反
鈇胡旦反又音干

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

諸父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賊

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而心有

眼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凶德有五中德

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

而吐其所不為者也吐嘗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无自好之情則

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

六府美驕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

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恆以所長自困緣循偃俠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技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

者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特接佐之故必達也知慧外通通外則以无崖傷其內也勇動多

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達生之

情者僂僂然大恬解之貌達於知者肖肖釋散也達大命者

隨混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皆乃悟也人有見宋王

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

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

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叱 匹爾芳爾 二反

俠 於文反本亦 作夾同偃俠 分守歸一者也

劉有六者所 以相刑也七字 僂 呼懷公回三 反律也 肖 肖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夫取富貴必順平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善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彌饜聞生而曠感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

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

莊子

三

七

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以一家之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微應也不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因萬物之

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神

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

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

自是雖欲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

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郭象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无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

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

明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无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

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

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以仁為

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

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以法為分以

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

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

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

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其備

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未不離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所以為備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

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

卷三十一

十一

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

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

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

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

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

見而不能都舉。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

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况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

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

將為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侈

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以繩墨自矯。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非樂節用堂
篇名篇名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不復度眾所能也作為

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鬪夫物不足則以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其

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以得也毀古之禮

樂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

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

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

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末敗墨子道但非道德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

而不類萬物之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觥无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

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无難矣反天下

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而與物俱往也

觥若角戶角
二反

九鳩本亦作鳩

腓肥

跂其逆 踏反 蹠反

李六麻曰屨為木曰屨屨與跣同 屨與踏同一云 鞋類也一音居 至反以籍鞋下也

此言紫綺 紀宜反又音寄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

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腓无肢脛无毛沐甚雨擲疾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

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

以跂蹠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

盡理之法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无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

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作

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皆願

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係巨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移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

行則非也為之太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

苦以腓无肢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亂莫大於逆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雖然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教人將求之

不得也无輩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士也

音泊
也致反道也害
也復也又音支

鉞形

而而

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伎於衆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心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若宋鉞尹文聞其風而

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不欲令相鉗語心之容命之曰

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聃合請

欲置之以爲主二子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其於

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

聃而不舍者也聃謂之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

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曰請

矣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

天下宋鉞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爲弟子也日

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曰君

子不爲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以爲

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爲救世之士也以

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

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公而不

宋二十

三

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各自任也趣物而不兩。

物得所趣故一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

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

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

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都用乃周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道則无遺者矣。是

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

物。以為道理。冷汰猶聽放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譏髀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无為橫復尚賢也縱

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懷其迹使物不殉推柏乾

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推拍乾未混合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暗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

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又苦迷反
入云耻也五米反
不為反又欺
謂不正之貌王云
謂謹刻也
推直道拍反
音百
反又胡管反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

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去。无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夫塊不失

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无緣得道。道非徧物也。豪桀相與笑之。曰。慎

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

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適得怪焉。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之道也。彭

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

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窳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動。

聲常反。人不聚觀。不順民望。而不免於鯀斷。雖立法而

鯀斷无圭角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躄不免

於非。躄是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无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

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皆常有聞者也。但不以本

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

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

有。夫无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无。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

己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寶。關尹曰。在己无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

去。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常无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

窳 况逼反又
火麥反
鯀 五管反又
五亂反
斷 丁管反

濡 如亮反
一音儒

芴 忽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无雄白也夫

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无崖之知守其分内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

之如谿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曰受天下之垢唯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未

知无之以為用已獨取虛守冲泊以待君羊實无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

各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无疾无費也无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

以傷神器之自成故无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名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倕也人皆求福

莊子十

二三

俞

已獨由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无所求福福已足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以深為根埋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泰也曰堅

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无堅也迂逆則雖水氣无爽也至順則全迂逆則毀斯正理也銳則挫矣

進躁无崖為銳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真性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

哉寂漠无形變化无常隨物也死與生與天

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也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无意無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

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

儻了蕩反又
教蕩反
觴羈反又起
宜反

教五報反
倪詒

犴芳表反又音
犴權反又敷晚反

諷尺叔反

蛻沈徐始鏡
反又敷外反

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以天下為

沈濁不可與莊語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以卮言為

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

不謹是非已元是非故恣物兩行以與世俗處形羣於物其書

雖瓌璋而連犴无傷也還與物合故无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諷詭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

以已多所有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

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

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

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

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无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

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无異也素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

踉本之作踉
女展反

鑿曹報反
杓如銳反

抵丁計反

繚了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
 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
 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
 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
 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杓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
 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
 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
 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
 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

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蝨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去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駘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无經國體致真所謂无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與言而能辯者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南華真經卷第十



